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二

江秋七月唐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副招討使

烏震既死以王晏球

代之案詳史是年七月甲辰詔曰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傳代已深相沿未改其西川東川今後落副大使只

云節度使等諸錄

丙寅唐升夔州為甯江軍以西方鄰為節度

使賞破高季興軍復夔忠萬之功也蜀癸酉唐殺豆盧革鞏說

追論其為相時以夔忠萬三州與高季興也然實出唐主意非

二人之罪也 唐流段凝於遼州溫韜於德州劉訓於濮州

自唐末以

後唐天成二年

來流貶者皆不至其地氣德漢

皆唐境也此三人皆使至流所

唐任國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唐冊禮使至長沙楚王馬殷始建國立

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

示不敢擬天朝也

翰林學士曰文苑

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

今日教以姚彥章為左丞相許德勳為右丞相李鐸為司徒崔穎

為司空拓跋恆為僕射張彥瑤張迎判機要司然皆內官屬皆稱

攝惟兩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

朗武平軍桂靜江軍時皆屬楚

恆本姓元避殷父

諱改焉 九月唐主璽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

接儒生恐病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小臨大藩

是年三月從榮鎮鄆都事見上卷

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

已 唐北都留守李彥超請復姓符從之

彥超李存審子存審本姓符

丙寅

唐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帝欲東巡使孔循留守洛陽莊宗同光三年復以孔循爲東都

壬申契丹請修好於唐唐遣使報之冬十月乙酉唐主遣發洛

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

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十里

民間訛言

唐主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

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

高密漢古縣隋亂廢唐武德三年置於義城堡六年移就

故夷安城卽高密古縣也屬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考異曰江南錄作孫忌今從王補周世宗實錄

守殷遂

乘城拒守唐主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

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唐主從之延光募發未明行二百里抵

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唐主至京水

京水在滎陽之東京水之西

遣御營使石徹瑋將親兵倍道繼之

自梁以來有侍衛親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

或謂

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爲患不如除之重誨以

爲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
安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圍聚其族醜飲然
後死神情不撓 己丑唐主亶至大梁四面進攻吏民縋城出降

者甚眾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引頸命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
乘輿相帥閉門降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

爲孫晟諱節於江南張本

戊戌唐

主亶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

軍事諸道都統鎮海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

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

徐溫養知誥爲子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甯二年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

行軍副使徐玠前爲吉州刺史貪狠不治知誥輔政黜之而玠性

詭佞善揣人意溫喜之引以自副玠遂挾宿怨每與嚴可求言居

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請以知誥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
忍也季夫人亦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柰何富貴而棄之

正

李夫人通鑑作陳夫人按陸游南唐書云
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故改從李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

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誥奉表勸進因留

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采齊邱

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喪未明而

溫凶問至乃止知誥亟歸金陵

爲知誥知誥
不相容張本

吳主楊溥贈溫齊王

諡曰忠武 廬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久疾將佐請見不許副使

符彥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謀請權交符印筠怒收彥琳及

判官都指揮使下獄誣以謀反詔取彥琳等詣闕案之無狀釋之

徙筠爲西都留守

唐以長安
爲西都

癸卯彥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爲

後唐天成二年

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死以石敬瑭代之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 十一

月庚戌吳王禕溥卽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

帝宣王曰宣皇帝孝武王忠武王行密也景王威士雖也宣王者隆演也 厯安重誨議伐

吳唐主瑩不從 甲子吳大赦改元乾貞 丙子吳主禕溥尊太

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甯國節度使兼

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戊寅朔唐西川節度

使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吳主禕溥立兄廬江公濛

爲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王 初

晉陽相者周元豹嘗言唐主瑩貴不可言及卽位欲召詣闕趙鳳

曰元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

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

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唐主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唐中書舍人馬縉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見四十一

卷建武三年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孝德皇見五十一

卷建武三年唐主宣欲兼稱帝羣臣乃引德明元見五十六

元興聖皇帝例皆立廟京唐尊皇朝德明皇帝老子為元唐

主令立於應州舊宅道尊高祖聿為孝恭皇帝廟號惠祖妣崔氏

曰昭皇后會祖教曰孝慎皇帝廟號毅祖妣張氏曰順皇后祖琰

曰孝靖皇帝廟號烈祖妣何氏曰穆皇后父霓曰孝成皇帝廟號

德祖妣劉氏曰懿皇后墓皆曰陵漢主劉墓如康州九城志廣

州一百是歲唐尉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州南至康

九十唐天咸三年漢大有元年是歲凡四春正月丁巳吳主穆溥立

子國三鎮州南高季興卒子從誨嗣後列國紀十一 四

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爲岷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爲南

陽王 唐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爲驕僭時服赭袍赭袍天子所服縱酒爲

戲左右有諫者剖其心而視之唐主夏聞之徵爲右金吾衛上將

軍 契丹陷唐平州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爲契丹所陷 二月丁丑朔日

有食之 唐京師巡檢渾公兒奏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唐主竄

令石敬瑭治其罪敬瑭卽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

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

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賜小兒家絹各五十匹粟米各百石令

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竝須詳審 唐主竄將如鄴

都時扈駕諸軍家屬甫遷大梁又聞將如鄴都皆不悅詢詢有流

言唐主聞之不果行 自唐莊宗滅梁以來實與唐交通使者往

來不絕庚辰吳使者至憲安重誨以爲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

窺覘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重誨筠至長安

去年徙張筠守

守

兵閉門拒之

唐主意也

筠單騎入朝以爲左衛上將軍

王辰唐涪江

節度使西方鄴攻歸州未幾荆南復取之

歸州高季興巡屬也九城志夔州東至歸

州三百三十里

唐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

竄欲爲其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

爲昏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信之密地循

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婦唐主

許之

王德妃有寵于帝言無不行後進拜爲妃

重誨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

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強愎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

闕下唐主嘉之

當時諸帥皆棄在方鎮得自恣獨華溫琪入朝請留故嘉之

除左驍衛上將軍

月別賜錢穀

俸給之外別賜錢穀

歲餘唐主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

鎮處之

華溫琪仕梁已爲節度使故云然

重誨對以無闕他日唐主屢言之重誨慍

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唐主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溫琪

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

與王都交結有異志

初帝爲代州刺史王建立已爲虞候將後從

殺貞定監軍帝家屬得全山是安之安重誨亦帝潛曜之時所親

信者也重誨之所以振建立權寵之聞耳又是時王都在中山有

異志數以書通建立勅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唐

主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

福三月辛亥唐主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

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

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閒天下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

聞其非唐主不懌而起

此段自孔頴以下言重誨與孔頴相頷自華溫琪以下言其君臣謀諒之所自來

以語宣徽使朱去昭宏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柰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唐主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唐主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珣請致仕己未以珣爲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爲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戊辰以宣徽南院使范延

光爲樞密使

唐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

蜀中井鹽東西川悉屬之內皆有之各欲

隋固以專其利故爭奪唐盛時耶嘉實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潼縣合昌渝瀘資繁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東川鹽利多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於西川矣

三場重征之

漢州東川與東川接界故列置三場以征鹽商

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

東川

楚王馬殷加岳州遣六軍使袁銓副使王瓌監軍馬希

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

江陵府石首縣沙步有劉郎洑

主納吳女處也洑流日狀

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

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

光憲于楚

向季興執史光憲見上卷上年

軍還楚王馬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

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

中朝謂唐也吳在中原且天朝也

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以爲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眾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

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缺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

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

宋白曰封州卽漢蒼梧郡

之信繁也梁信繁隋置封州在豐水之陽

漢主劉蕤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

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

漢郡

番禺傲唐上京置左右街使九城志廣州西至封州六百一十里

章至賀江沈鐵縵於水兩岸作

巨輪挽纜築長隄以隱之伏壯士於隄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
楚人逐之入隄中挽輪舉纜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
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夏四月唐以鄴都
留守從榮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爲副
留守夾馬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戊寅以宣
武節度使石敬瑭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
使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
南尹從厚爲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吳右雄武軍使苗
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岳州治巴陵
陵西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楚王馬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
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

夜帥戰艦三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

荆江口

庭湖與大江會處

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

候詹信以輕州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

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 初憲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

定十餘年

梁龍德元年王都得定州

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

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亶亦以都篡父位惡之

王都因其父虜直而篡其

位見二百七十一卷梁龍德元年

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

瓦橋盧臺皆在

幽易

之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鎮腹心

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

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

河北故事

欲復如唐河北諸鎮世襲不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徵發

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

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

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潞帥毛珣益帥孟知祥梓

帥董璋皆偏強難制者也

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

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

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北面諸將謂招討王晏球及所部兵極易圍諸將及幽州

帥趙德鈞也

戊戌吳從常山王濛爲臨川王 庚子虜削奪王都官

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

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都監發諸道兵

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

權知定州行州事者以未得定州城使王晏球

權知行州事於城外以招撫定州之民蓋此命未頒晏球之兵已至定州城下矣

都以重賂求救於契丹

契丹遣奚酋禿餒

禿餒卽團莊宗者勝魯之傑也

舍利煎刺等將五千騎救之

舍利

契丹營軍頭

五月辛酉雷以天雄節度副使趙敬怡爲樞密使

唐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

退保新樂

九域志望都縣在定州東北六十二里新樂縣在州西南五十里

延朗遂之真定

同光初建北郡

於鎮州以鎮州爲真定府尋廢北郡而真定府不廢九域志自新樂縣西南至真定七十里

留趙州刺史朱建

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將禿餒等已自他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

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曾於行唐

九域志行唐縣在真定府北五

十五

里丙寅至曲陽

自行唐西北至曲陽三十許里

王都乘勝悉其眾與契丹五千

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

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

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其陳大破

之偃尸蔽野

用短兵則將士齊致力直衝其陳則敵不及拒北人所恃者弓矢敵入其陳皆不得用而擲劍所及不死

則傷是以甚敗

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之殆

無子遺都與禿餒得數騎奔還定州閉城不出晏球追至城門因
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
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三州定
福易也

吳遣使求和於楚請

苗璘王彥章楚王馬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

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眾駒爭阜棧

阜馬也
也棧以

藉之然後可制也苗殷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騎奢故德勳語及

之

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乘南唐之卒如許德勳之言然德
勳相楚知其將亂不以告成其主而以語鄰國之人非忠也

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

吳徐溫讓不受高季興
稱臣見上卷上年五月吳淮季

興爵秦王唐主宜詔楚王馬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

其子希範爲監軍次沙頭

次沙頭則已
逼江陵矣

季興從子雲猛指插使從

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楚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

闕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濟人也

諱顯賢 慶州

唐王

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欲以待久弊之朱宏昭張虔釗宣言

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三千

人固是諸將不敢復言

先是唐發西川兵戍夔州

高李 與也

孟知

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變忠萬三

州已平詔召戍兵還以省饋運

孟知祥恐戍兵爲唐所 遣坐自削弱故請召還

唐主實不

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眾鼓譟逃歸唐主命案其罪知祥

請而免之

初唐師之伐蜀也所在望風送款魏王繼岌以誓招

武信節度使王宗壽宗壽獨不降聞衍銜壁大恟從衍東遷

至岐陽略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

見二

百七十二卷

衍死宗壽遂亡入熊耳山至是詣洛陽見唐主實請

同光元年

葬故蜀主王衍

王衍死於長安見二百七十四卷元年

秋七月乙巳贈行順正公以

諸侯禮葬之爵王氏十八喪皆暴露秦川驛宗壽既得請乃聚而

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唐主嘉宗壽之忠以爲保義行軍司馬 虜

北面招討副使安審通卒 虜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畱守孔循族

之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已未救從之

案唐初無權酒之法德宗

建中三年初權天下酒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

子委州縣綜領釀餉私釀罪有差京師特免權元和六年京兆府

奏權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課其均率會昌六年

敕六州八道置權釀并置官店若酒代百姓納權酒并充資助軍

用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至是以孔循過行禁法救

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縣村人戶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

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並不折色具

京師及諸道縣鎮坊界及闕城草市內應逐年賣官麴酒戶便許

自造麴釀酒貨賣應諸處麴稅仰十分

減八分價錢出賣不得更請官本踏造 壬戌契丹復遣其惕隱

孫遼將七千騎救定州

備置楊縣亦契丹營軍頭目之稱

虜王晏球逆戰于唐河

北水經注瀧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東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

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戊辰

唐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 契丹北走道路泥渾人馬飢

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憲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

分兵扼險要生擒赫逸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民以繩擾白

挺所在擊殺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

輕犯塞 初憲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李

繼陶居主賣卽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歐史曰帝

誨出繼陶以乞段側嗣亦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卽帝

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王晏球卽杜晏球莊宗之戚梁州晏

球以軍降莊宗賜以姓名而用之王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眾決

部欲以此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眾決

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唐王維立以目不知書請

崔判三司不許 乙未吳大赦 吳越王錢鏐欲立中子傳瓘爲

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瓚傳瓌

皆推傳瓘乃奏於唐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憲以傳瓘爲鎮

海鎮東節度使 戊申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獻契丹俘赫連煎

剌等諸將皆請誅之唐主寘曰此曹皆虜中之驍將殺之則虜絕

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赫連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後唐蓋倣

盛唐之制朝會立仗有親衛翊三衛餘六百人悉斬之爲契丹襲求楊堅等張本 契丹遣梅老

季素等入貢于唐 初盧文進降唐上卷元年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

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

本蒼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歐史曰劉守光使張希崇戍平州契丹陷平州傷之性和易

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廢食所不忘也然虜眾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欲兵吾屬去遠矣眾曰善乃先爲奔竇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竄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眾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奔虜詔以爲汝州防禦使 吳太后王氏殂 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 九域志岳州巴陵縣自白田縣時荆南稱藩于吳 乙未唐主亶以溫嶧發諸陵段凝反覆令所在賜死 去年溫嶧流德州段凝流道州 己亥唐以武甯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辛丑唐徙慶州防禦使竇廷琬爲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琬據慶州拒命 丙午唐以橫

海節度使李從敏兼北而行營副招討使

代安帝通也

從敏唐主亶之

從子也

戊申唐主亶詔薛難節度使李敬周發兵討亶廷琬

薛難軍巡關也故使討之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

唐軍者皆不果唐主亶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

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

梯衝梯衝衝車

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苦食三州之租愛民

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十一月唐有司請爲哀帝立

廟詔立廟於曹州

唐開平元年武唐哀帝於曹州事見二百六十六卷

唐平盧節度使晉

忠武公崔彥威卒

唐忠州刺史王雅取歸州

忠州時屬夔州南江軍西方鄰所部

也歸州時屬州南軍高季興所部也

庚寅唐主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循因之得

至大梁

安重誨怒孔循自樞密出爲忠武帥兼東都留守時帝在大梁循雖兼領留守之職然以職守在忠武不敢擅離信

後唐天成三年

地今因嫁女得至東都見希耳

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

禮畢促令歸鎮 甲午憲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

事充平盧節度使 丙申唐主覽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

曰與之立誓令其二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

薛居正五代史莊宗詞光二年正月甲寅帝御中興殿而賜郭崇

穎謙券二月丁亥賜李嗣源鐵券三年賜朱友謙姓名李繼麟人

屬籍賜鐵券 崇韜繼麟等皆族滅 二人族滅事見二 朕得脫如毫釐耳

帝嘗莊宗所猜忌又因一謾事始于二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取

郭郁錮鐵之時說于二百七十四卷元年出郭都在魏縣之日 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十二

月甲辰唐李敬周奏拔慶州族寶廷琬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請

以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

辰季興卒

考異曰唐明宗實錄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

傳聞之談案陶毅季與神道碑及勃海
行年記唐書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吳主穆遜以從海爲荆南

節度使兼侍中

高從誨字澄聖
季與良子也

唐都官員外郎

改正都官員外
郎原文誤作史

館修撰今依
本傳改正

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無籍玩

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飾姬姜出則誇僕馬親賓滿坐
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諧諛者多習尙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
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使一日之
中止記一事一歲之中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
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臣又聞古
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近代人君
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
太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

厲隘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竄資歎其言而不能用 閩主王延鈞度民二萬爲僧由是閩中多僧 雷河東

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唐主竄資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

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

從榮爲河南尹故
謂之爲河南相公

相公齒長宜

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疆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思權又謂唐主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資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以從榮

故亦弗之罪也

己唐天成四年吳太和元
五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唐馮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

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王都秃餒欲突圍走不得出

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唐軍都舉族自焚擒秃

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唐以王晏球爲天下節度使與趙德鈞竝

加兼侍中秃餒至大梁斬於市 唐樞密使趙敬怡卒 甲子唐

主竄發大梁 丁卯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羅協卒於須水唐初

水竄貞觀中併入鄭州管城縣
九域志鄭州梁陽縣有須水竄

庚午唐主竄至洛陽二年冬十
月帝如大

梁至是 唐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

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唐主竄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

運而已不伐其功 唐安重誨用事諸王將相皆下之右衛大將

唐從璨唐主亶從子也為人剛猛不爲之屈而性倜儻輕財好士

重誨忌之及唐主幸汴以從璨爲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

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鎮洛歲久私第在會節坊室宇彌池爲一時巨麗輸之官以爲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

凡御榻設御榻通幸之所也重誨奏請誅之丙戌賜從璨死改正通鑑原文以

唐主亦何殺之暴也今改從獸史橫山蠻寇楚邵州邵州漢

郡爲長沙國東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又改昭陵爲昭陽縣吳立郡

陵郡晉武帝改昭陽曰邵陽縣唐置南梁州改爲邵州時

屬楚楚王馬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

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希聲字若訥殷

郁張夏四月庚子朔置禁鐵錫錢時湖南專用錫錢銅錢一直

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

于石首唐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

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

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五代會要曰自上御極以來先頃之賦競赴闕下買馬常賜食於禁廷醉則連

快歌其土風凡將到馬無爲良故云上達雖約給價直然館給賜資耗蠹爲多雖降敕止之竟不能行

王子扈以

皇子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

守

兩易二子之任

契丹寇唐雲州

甲寅唐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

趙鳳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乙酉唐中書言太常改謚哀

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既稱宗則應入太廟在別廟則

不應稱宗

廟在曹州

乃去廟號 唐主翼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

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

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唐主在藩鎮時客將

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

東川節度治梓州

董璋置宴召之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六 後唐天成四年

後列國紀十一 十五

田補漢

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

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

斬李嚴見上卷二年

謂我獨不能耶仁矩流涕

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

欲以賂絕其口

仁矩還言璋不法

未幾唐主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

者彥珣奔還

高季興之叛唐也

見上卷二年

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

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馬

殷以謝罪於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

賈丙申元信以從誨誓聞唐主寬許之

契丹寇唐雲州

一月之

雲州者契丹主耶律德光所遷徙也

六月戊申唐復以鄴都爲魏州

莊宗同光元年卽位於魏

州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既遷洛同光三年復唐之舊留守皇

城使竝停

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

於虛求內附秋七月甲申憲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

罷荆南招討使

討荆南事始
上卷二年

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

以疾求還江都

揚州治江都
兼吳所都也

癸丑卒于采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

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

徐知詢時代
父溫鎮金陵

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

武昌節度
使治鄂州

徐知諲以能武統軍柴再用爲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

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

吳初用劉金馬濠州刺史金卒子
仁現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

彥

忠吾妻族備不得耶

初楚王駕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

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憲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

見二百
七十二

齊唐同
光元年

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

郁安能得之

此言所以
問高郁也

高季興亦以流言問郁於殷殷不聽季興

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

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譜之於希聲

希聲屢言於殷稱郁者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

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

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

西山卽長沙西岸嶽麓諸山也

嗣子漸大能咤人

矣

大疆

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

府舍荆南軍府署舍也

勝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尙未知是日大霧殷謂

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

唐昭宗光啟三年馬殷從孫儒度淮事見二百五十七卷

每殺不辜

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

時諸鎮皆有馬步司置獄院以鞠囚今大藩亦有兵馬司

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

冤酷旣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九月唐主賈與馮道

從容語及年歲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

謂爲河東

李書記時也

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

自太原使中山經井陘之道

臣憂馬蹶執轡甚

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

也唐王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

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

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創剜卻心頭

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

可不知也唐王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唐鄜州兵戍東川

者期滿將歸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

癸巳虜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爲資州稅官坐自盜抵死

律監囑自盜贖

重者至死觀察判官馮瑑

瑑首

中門副使王處回爲之請孟知祥曰雖

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他人乎 吳越王錢鏐居其國好自大唐

所遣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疏薄嘗遣安重誨

書辭禮頗倨薛史曰錢鏐致書安重誨云吳越國王致書於某官執事不效舉喧重誨怒其無禮唐主覽遣

供奉官烏昭遇考異曰吳越通史十國紀年皆云監門韓玫使吳

越昭遇與玫有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

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唐主制鏐以太師致仕

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

子傳瓘等上表訟免皆不省 初虢方節度使韓洙卒梁乾化四年韓洙嗣

頭朔弟澄為留後未幾定遣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靜

隋之宏靜縣也唐神龍元年改曰安靜至德元載朔方不安冬十

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於唐乞朝廷命補註韓氏自遜唐末據有靈武至是始出

胡至命帥登後不知其功終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唐主竄退朝多召入使

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

惡其以胡語奏事在左右者莫之曉也

常戒

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

胡境爲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

唐之盛時河

朔州與朔方並西並爲緣邊大鎮肅代以後淪陷宣宗大中開收復然福以吐蕃克項朝廷懸屬而已至于唐末以朔方兼節度河

西然亦聲勢不接趙州紫米

福見唐主涕泣辭之唐主命重誨爲

福更它鎮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尙復何求且成命已行難

以復改唐主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同非朕意也福辭行唐主遣

將軍牛勣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崧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崧徐

州人也

崧音

辛亥唐割閩粵二州置保甯軍壬子以客省使李

仁矩爲節度使

欲以制兩川也爲李仁矩敗沒張本

先是唐四川常發蜀糧饋峽

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他鎮

陝路時別爲甯江軍故云然

唐主竄

不許屢詔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吳諸道副都統

鎮海甯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居上流

金陵在廣陵上流 意

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忠之內樞密使王令謀

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

於人無能爲也徐玠始雖勸徐溫以知詢代知誥至是知知詢不

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錢鏐遣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

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

錢鏐以此賜徐知詢知詢不之覺

知詢典客周

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

彼誰與處

彼謂徐知誥也

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

吏周宗善爲輸款於知誥

款誠也

得其陰謀卽以告知詢知詢謀告

之乃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欲往夫人宋氏從容諫曰移
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離兵衛何異太阿割持授人
以柄邪知誥悟乃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
不臣七事

徐知詢之代父鎮金陵也加侍中故以稱之

宜亟入謝廷望遷雖以其言告

知詢而止其勿往知詢弗聽十一月知詢入朝廷泣而送之曰
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矣既至知誥畱知詢爲統軍領鎮海
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
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
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輿服御物亦可乎

謂知詢用

錢鏐所遺龍鳳飾鞍勒器皿也

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爲廷望所賣

乃僞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知詢怒遂斬廷望

改正通鑑原文以廷

望為反覆兩面之士今
從馬台南唐書改正

壬辰吳主楊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

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虜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

走之至青剛峽

自方渠紫蛇路出青剛峽過旱海至靈州前瑯聚
米國經曰靈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

洪德東透入靈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
寨入滹洛河至羅德清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
旱海中峽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唐兵至福遣衛
得水泉

番除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

方始受代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甯國節度使

徐知誥

知誥甯國節
兩自領之

知誥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

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

變色左右顧不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

徑前為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

不以禮取
之為掠

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

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考異曰鄭文寶南唐近事烈祖曲宴便殿引說脫賜周本本疑而不飲伴

醉別引一厄均酒之半跪捧而進曰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非君臣同心同德之義也臣不敢奉詔上色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顧流汗莫知所從徐倫中激高有機智者竊識其旨乃乘詠詠盡併兩盞以飲之內盃於懷中亟擲而出上密使覘信持良藥詣其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斯高腦潰而卒江表志烈祖曲宴引金鍾腸引詢酒日願我弟百千長壽知詢疑懼引他器均之曰願與兄名享五百歲知語不飲久之藥工申勸高乘詠諸併而飲之全家腦潰而卒二書皆出文寶而不同乃兩按知語既即位欲除周本自應多方不須如此云

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

里第上表于虜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爲建州刺

史時王延稟既與王延鈞執其君延翰兵燭僅重建州又居

虜

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閩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

赴治者赴虔裕唐主道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詞董

璋反狀仁矩拾節而奏之重誨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

後唐天成四年

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爲節鎮

孟知祥亦懼

分闔遂爲節鎮欲以制東川也故董璋懼綿州逼近

是亦有分鎮之漸矣重

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

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爲兩川
軍兵攻

陷遂聞
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七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後列國紀十二

唐長興元年是歲凡四國三貢鎮湖南馬殷卒子希聲嗣

春正月虜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劔

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虜鴻臚少卿郭在徽奏

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爲實無識妄言左遷

衛尉少卿同正

此唐官所謂員外置同正員者也

吳徙平原王澈爲德化王州

德化縣本漢尋陽縣宋白曰南唐所改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

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爲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

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

於園中建節縣遂益兵無不憂恐

園中建節謂置保衛軍於園中緣遂益兵謂武成略刺綿州夏

魯奇帥遂州皆益兵成之事並見上卷上年

唐主以詔書慰諭之

乙卯唐主置祀

圜丘大赦改元長興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曠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曠爲宣武節度使

天成元年李從曠再鎮鳳翔至是徙鎮

癸酉吳

主楊漣立江都王璉爲太子

丙子唐以宣徽使朱宏昭爲鳳翔

節度使

唐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實

李匡實據保靜鎮見上卷上年

唐復

以安義爲昭義軍

梁龍德二年晉王改昭義軍曰安義軍見二百七十一卷

唐主置將立曹

淑妃爲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中煩謂胃中煩熱倦於接對妹

代我爲之德妃曰中宮誠偶至尊誰敢干之庚寅立淑妃爲皇后

德妃事_后恭謹_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歐史曰德

妃王氏邠州饒家女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貧爲梁將劉暉侍兒

帶奉王氏無所歸是時帝正室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

告於帝而納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

諫妃坂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謂莊宗劉皇后也妃由是

恐之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高

與陝州陝石人也故云然恐爲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高季興請附于吳兄二百七十

成二年吳遣兵擊之不克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爲

案九域志綿州東南至梓州一百三十七里以其逼近故恐爲所窺夏四月甲午朔表於唐主竄請

虔裕兼行軍司馬既至囚之府廷 憲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

將論議多逾安重誨相。重誨求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

太師致仕。戊戌唐加孟知祥兼中書令。夏留奇同平章事。初

唐王以在真定

莊宗同光二年並鎮真定

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殿

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

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

之於唐主唐主不聽重誨乃矯唐主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

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叩門詰

之曰吾待汝厚何爲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

院用宣三省用堂帖今堂帖謂之省宣謂之密刺

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鄉

九域志虞鄉縣在河中府

東六里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唐主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

受密密院宣也

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

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
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唐主令彥稠必生致彥溫我
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爲重誨所構馳入自明 唐加

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至洛陽唐主責之使歸第絕朝請

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希安重誨指遂斬楊彥溫

爲昭王殺彥稠索自通自投

于水癸丑傳首來獻唐主怒樂稠彥不生致彥溫深責之安重誨

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
曲直公輩何爲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之意也

言二人爲安重誨所使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唐主不應明日重

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贖以至
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陛

下父子之閒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
何用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復承重誨指
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
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
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戊午唐主竄加

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唐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

建立過魏州有搖眾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安重誨王建立交惡見上

卷天成

三年 唐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劔門北置永定關

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於唐主竄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

川 雲安縣漢巴郡胸肥縣地屬武帝改爲雲安縣屬巴東郡唐屬

鹽官隸前江軍選屬而所 以鹽直聽甯江屯兵辛卯許之 六月

甯十三監未知盡在何所

癸巳朔日有食之 辛亥唐主竄救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

節度副使白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 唐董璋遣兵掠遂

昌鎮戍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 繼遣兵屯遂聞復有論奏自是

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八月乙未唐捧聖軍使李行德宋五代會要周應順

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此則是時先已有

捧聖軍矣宋白曰長興三年改在京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

軍 左右 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

因天成二年安重誨嘗有伐吳之議遂以是誣告之又引占相者問命唐主竄以問侍衛都

指揮使安從進藥彥嗣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重誨

事陛下三十年梁均王貞明二年帝始為安國節度以安重誨為中門使至是歲十六年蓋帝與重誨皆應州人具

相從久矣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彥溫召

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 唐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

嘗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自宋熙寧以前三司使位亞執政專制國計權任重矣

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爲宣毀之己亥帥麾下入解宣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眾五千奔虜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使王巖將兵入海州漣水至海州一百八十里以巖爲威衛大將軍知海州傳拯縮之子也吳先以王綰知海州揚隆演其季父與爲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與執之以間因求罷歸以兄子外族身居邊郡心迹危疑故求罷歸知誥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與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重厚慎密故用之壬寅唐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安重誨者唐主曰此閒事朕已處置之矣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

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爲聞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唐主改容謝之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厯立子

從榮爲秦王丙辰立從厚爲宋王 董璋之子光業爲唐宮苑使

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

請夏魯奇鎮遂州李仁
并鎮閬州又傳割綿龍

也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

樞要謂兩樞密董
璋意專指安重誨如

朝廷更發一騎人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又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

聞利帥李彥琦聞帥李

仁矩遂州夏魯奇

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

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唐主覽曰吾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

月癸亥唐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

進奏官在京師故以其事白其主帥

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

遂聞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

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聞遂三鎮數其離開朝廷引兵擊

閬州

九城志梓州東北至閬州三百九里

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

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前軍使將兵

三萬攻遂州

九城志遂州北至梓州三百五里

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宏寶先登

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唐安重誨久專大權中

外惡之者眾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洪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唐主

寬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唐主曰朕無闕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

矣

謂李行德
張儉也

卿何爲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

忽爲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極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
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求之不已唐主怒曰
聽卿去朕不思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唐主留重誨且曰
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
不逮重誨何敢當此唐主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
公果憂安令宜解其樞務爲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
動東川兵至閬州虜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
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
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

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嘗

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嘗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

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開獎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

李七郎奴

董璋先爲汴富人李讓家僮

掃馬糞得二鱗殘炙感恩無窮

鱗肉作片也炙

鱗肉也

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

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肯爲汝所爲乎吾

甯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竝生璋怒然鑊於前

鼎大無足曰鑊然燒也

命壯

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竄置其二子於近

衛厚給其家

丙申唐以范延光爲樞密使安重誨如故

言羅進用范延

光而安重誨職任如故

丙戌唐下制削董璋官爵與兵討之丁亥以孟知

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徹瑋爲東川行營都招討

使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

集州本漢宕渠縣字文周舊集州隋

廢爲雞江縣唐復置集州宋熙寧五年復廢州爲州北一百六十里

思恭輕進敗歸

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

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恩同爲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爲伐

蜀前鋒漢主劉龔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

節度使曲承美以歸

唐末曲源據交州至承美而敗

以其將李進守交州冬十

月癸巳西川將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

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

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

兵趣利州

九域志閬州西北至利州二百四十里

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

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

利州李彥琦吾

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

漫天寨在利州北有小漫天大漫天二寨

北軍終不能西救武

信

武信軍

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劔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

劔門瑋固辭曰此已有備

爲劔門失守張本

錢鏐因唐冊閩王使者裴

羽還

裴羽蓋冊閩王延鈞者也

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爲鏐上表自訴

癸卯唐主竄救聽兩浙綱使自便

繫治兩浙綱使見上卷上年

唐以宣徽北

院使馮贇爲左衛上將軍北都留守

丁未唐族誅董光業 楚

王馬殷寢疾遣使詣唐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

以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

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

前蜀置夔州於夔州張武其

舊帥也

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

天成元年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六營

癸丑東川

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編考隋唐地理志五代職方考元豐九城志皆無徵州按東川之兵時自遂州東略

九城志合州在遂州東二百二十里果州在遂州東南一百八十里巴州在開州東二百四十五里蓬州在果州東北一百八十五里徵亦必在遂合果三州之陽

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尙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

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

南鄰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十一月戊辰西川將張武至渝

州唐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

九城志渝瀘二州都去七百餘里

武遣先鋒將朱

偃分兵趣黔涪

九城志涪州西至渝州三百四十里東南至黔州四百九十里

己巳楚王馬殷

卒

年七十九遣命諸子兄弟相繼真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

爲洪諸子

爭國以至於亡張本

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

君有君何備之有宥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匱石敬瑭入

散關階州刺史王宏贄瀘州刺史馮陞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

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劔門之南還襲劔門至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其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甲戌宏贄等破劔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係劔門今利州昭化縣南有白帝嶺與劔門相接九域志劔州東北至劔門五十五里考異曰齊錄軍前奏今月十三日王宏贄馮暉自利州入山路出劔門關外倒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進攻入劔門又丙戌奏今月十七日救下劔州破賊千餘人馮指揮使劉太李吳蜀高福實錄已卯東川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衛嶺入頭山後週從小劔路至漢源緊出要關入劔門打破寨掩捉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遂拒次備攻大軍據關下營又龐福誠謝鎰相謂曰北軍非來取劔門塞之後隔一日大軍會下至鎮州而乃彭運糧食焚舍自歸還奔關寨十圍紀年後劉史壬申宏於陣襲陷劔門癸酉攻焚劔州取糧還屯劔門己卯東川告急使至成都加祥命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帥兵五千赴援董璋自閬州帥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龐福誠謝鎰屯劔州北來董寨開劔門招權北軍據劔州帥部兵千餘人由州道先董璋至劔州帥於衛城後士卒食北軍萬餘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避河橋迎擊之北軍小卻福誠帥數百人夜升北山顛傳至北軍壁外大呼謀殺命將士以弓弩短兵急擊之北軍驚

撥棄戈甲而遁，銜追襲之北軍，退保劍門十餘日，不窺劍州。按劍門至成都尚十許程，若才入劍門，失守何待？二十日，孟知祥已聞之，邪今從實錄十三日壬寅爲定，若隔一日，下至劍州，則十五日甲戌非十七日也。蓋思同等以大軍未至，故收糧燒舍，還保劍門。故福誠等得復入劍州，李昊敘事甚詳，無執劉太事。今刪之，皆高祖實錄云：甲申平劍州，破賊千餘人，尤誤也。乙亥詔

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

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

時趙廷隱與李仁罕圍遂州，孟知祥知夏魯奇無能爲，而劍閣之險不可不爭，故使趙廷隱

赴之。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

防兵由蜀艾啟道而入蜀也。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

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眾心

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

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劍州東南，宋白曰：梁大同中於

巴嶺鎮近立東巴州治木馬寨木馬地名在今洋州界無復遺址

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龍

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鏗屯來蘇村

益昌江東透大山數里有快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備守之

度江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鹽店與官路合九域志遂州儀龍縣有來蘇鎮卽其地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

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開道趣劔州始

至虜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速明則

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虜軍營後鏗帥餘

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虜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係劔門十餘日

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贄等克劔門徑據劔州堅守其

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

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劔州運糧

東歸劔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唐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

自文州界

青塘嶺至龍州一百五十里佛志云自北至南者右爲西川定遠
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節又伐蜀所由之路也

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祥所敗甲申西川將張武卒

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偃將至涪州唐武泰節度使

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九城志黔州北至忠州三百七十九里偃追至豐都舊唐書地理志

曰豐都漢巴郡枳縣地後漢置下都縣隋義甯二年分臨江置豐都縣九城志豐都縣在忠州西九十二里

還取涪州九城志忠州豐都縣西至涪州百許里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節後董璋遣

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西川將李肇等分屯劔州南山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道命去建國之制楚王建國見上卷天成二年復藩鎮之

舊契丹東丹王耶律突欲自以失職突欲不得立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帥部

田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九城志登州東北至海五里新唐志登州東北海行過大隄島絕歌爾淤

傍海瀆道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江囊馳鬪烏骨口八百里

乃南傍海瑞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綠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溯流東北三十里至泊灼口得勃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九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五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勃海王城按契丹東丹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扶餘川中考異曰實錄阿保機妻令元帥太子往勃海代慕華歸西樓欲立爲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旣典兵柄不欲之勃海遂自立爲契丹王謀害慕華其母不能止慕華懼遂航海內附被天皇ヨノヲ猶求害東丹者誅之豈有在國欲殺之理今

十二月壬辰唐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西

不取 川將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

郭忱劍州靜照堂記曰前敵巨觀後倚層巒又春風樓記曰登山而立是

州一運波池中貫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平山

內外居民悉在山上則劍州之山川可知矣

李肇王暉陳于河橋

按劍州無所謂河路振九國志曰王師陷劍門趙廷隱帥兵據石橋恐爲作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

河橋李肇以疆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延隱引兵躡

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 癸卯唐夔州奏復取開州

舊唐書地理志曰開州亦漢巴郡胸膠縣地梁臨永豐縣西魏改曰永寧隋開皇末改曰盛山縣唐武德初置開州時恭爲蜀兵所

陷而後 庚戌唐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加

兼中書令 唐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

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爲盜賊唐主覽

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

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唐主許之重誨卽拜

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 陝州係義軍

同州匡國軍權州順義軍鳳翔山南西道皆西方藩鎮也 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

踏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唐主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

重誨離朝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致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唐主悉縱歸

至唐長興二年是

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表謝遣還戍兵而已遂劍之兵未嘗

也庚午西川將李仁罕陷遂州唐武信節度使夏魯奇自殺

癸酉盧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於北山孟知祥臬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旣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延隱戰不利復還劍門丙戌唐加高從誨兼中書令東川以合州與西川使歸于武信軍

合州本遂州武信軍還屬東川先取合州今西川取遂州故歸

之武

初唐鳳翔節度使朱宏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

鳳翔宏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

甚謹重誨爲宏昭泣言說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係宗族

張人謂李行德張儉等事見上年

重誨既去宏昭卽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

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

孟浪猶言張大

而無術

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卽

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宜徵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

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 二月己丑朔唐石敬瑭以遂聞既

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

軍前謂趙廷

諫李肇之軍知祥匿其

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

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唐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宏昭不內重誨濯馳騎

而東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

利州北至利州二百三十里

壬辰唐昭武節

度使李彥瑋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爲昭

武雷後

孟知祥遂得據漫天之險如其宿也矣

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

可與同憂不可與共樂它日必爲公患因其至劔州勞軍請圖之

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

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雷後李仁

罕

孟知祥得遂割二鎮就以與其弟李仁罕趙廷隱各竭其力

爲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

東略地 辛丑唐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

重誨

誨還未至京師而除河中不容其入朝也

趙鳳言於唐主竄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

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爲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死無日矣唐主

以爲朋黨不悅

乙巳西川將趙廷隱李肇自劔州引還

引還成都雷

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遣東川雷兵三千戍果園

果園二州名

丁巳西川將李仁罕陷唐忠州 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

使宋齊邱爲相齊邱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

父

宋齊邱本洪州進士

因入九華山

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本名九子山李白以九峯如蓮花改爲九華

止

於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楊溥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

至知誥遣其子景邈自入山敦諭齊邱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

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三月己未朔西川將李仁罕陷唐萬州庚

申陷雲安監

九域志萬州在忠州東北二百八十六里雲安軍又在萬州東北二百五十七里監又在軍東北三十里

其地產鹽故置監

辛酉雷賜契丹東丹王耶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

爲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

時置懷化軍於懷州瑞州鎮遠

後唐所置薛史瑞慎二州本遼東之地唐末爲懷化節度余按唐貞觀十年以烏突汗達干部落遷威州於營州之境後更名瑞州

僞治良鄉之廣陽城武德初以達末烏素固部落置慎州僞治良鄉之故郡城

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

將赫逸等皆賜姓名赫逸姓狄名懷忠慕華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塞外來歸中國載書數千卷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西川將李仁罕至夔州雷甯江節度使安崇

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孟知祥遂并有夔忠萬三州

唐主亶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爲左衛大將軍壬申唐橫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乙酉唐復以錢鏐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向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錢往諭旨以疑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唐主改任事見上卷天成四年

丁亥唐以太常卿李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勣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唐主亶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簞敝席四壁蕭然唐主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夏四月辛卯唐

以王德妃爲淑妃

唐制因隋之舊貴妃淑妃賢妃各一人正一品時曹后自淑妃正位中宮故尊德妃爲淑妃

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

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

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

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

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

眾潰左右以斛昇延稟而走

斛槩量之器十斗爲斛

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

曰果煩老兄再下

語見二百七十五卷天祐二年

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

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

仁達延鈞從子也

爲延鈞忘仁達而殺之張本

遣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

樞密使己酉遣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

副使 辛亥唐以朱宏昭爲宣徽南院使 五月閩王王延鈞斬

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

撫慰吏民

爲王延政以建州與福州相攻張本

丁卯唐罷政稅魏錢

計畝稅魏錢見上卷天成

三城中官造趙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己卯唐

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

延光趙延壽雖爲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於政事不敢

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

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

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辛巳唐以相州刺史孟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西川昭

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

祥以兵疲民困不許。唐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

安表請致仕閏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

逃奔河中壬辰以休義節度使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

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

播於諷口遣藥彥稠以兵討安重誨

崇贊等至河中

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旣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

渠

言其

也。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一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

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

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

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

翟光鄰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

之光鄰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

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過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過殺之重誨之
被擊也雖已踏地氣猶未絕張目謂從璋曰重誨今日之死別無
它恨但不與官家誅得從珂他日必爲朝廷之患言終而絕奏至
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又誣其欲自
擊淮南以圖兵柄

因邊彥溫所告而誣之

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

之從璋檢貴重誨家貲不及數千緡

丙午唐主遣西川進奏

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鎮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致討今

已伏辜

六月乙丑虜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丙

子唐主遣命諸道均民田稅

閩王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

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緝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

薛史福州城中

有王霸壇鍊丹井壇旁有卓茨木久枯一旦忽生枝葉井中有白
龜浮出掘地得石銘有王霸發孫之文延鈞以爲己應之於壇側

建寶以守元爲宮主 秋九月己亥，唐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

贊華。初，吳徐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又待諸弟薄，諸弟皆怨

之。其弟知誨每得其陰謀，輒以告知誥。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

誨與其謀，故知誥德之以爲鎮南節度使。至是，卒知誥以知詢代

之。賜爵東海郡王。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

無憾。然何而見先王於地下乎？」改正通鑑原文云：吳鎮南節度使徐知諫卒，以誥道副都統兼節

度使徐知詢代之。下又云：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故知詢遇其喪而云云。是謂知詢之在金陵，以其陰謀告知誥者。

皆知諫構之也。今案馬令南唐書：知諫傳云：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知誥每得其陰謀，以告知誥。知誥之敗知諫，構之爲多知諫

德之故。以爲江西節度使及知諫受禪，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遵。景遵出入宮禁，與聞機務，則非知諫明

矣。況知諫於徐氏諸子最爲雅，循人稱爲長者。豈有陰構其兄之理，故從而改正之。

辛亥，唐主置救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

延光同平章事。辛亥，唐主置救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

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

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道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

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冬十月丁卯唐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

通州拔之

洋州東南至通州七百三十九里先是蜀人答普取通州故復攻拔之宋乾德二年改通州爲達州以淮南有

通州也

壬午唐以王延政爲建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

之 癸巳唐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妹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

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

已族滅尙何謝爲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

邪

補誌劉澄者東川軍將五月丙午與蘇愿同遣還本鎮者也董璋疑朝廷私厚于西川故有此言 由是復爲怨

敵 爲董璋攻西 乙未西川將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爲鎮海節

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

徐溫先鎮京口總錄吳朝

之政後

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

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爲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以宋齊邱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兼內

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

吳道德弟軍於清州

崇在廬

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爲廬

州患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甲寅朔唐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

鐵器

案五代會要雜鐵器謂燒器動使諸物熟鐵亦任百姓自鑄徐無黨曰稅農具錢至今因之

每田二畝夏

秋輸農具三錢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

之既獲位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於衡陽

馬殷諡武穆王衡陽本漢蒸陽縣吳分置臨蒸縣隋改臨蒸縣爲衡陽縣唐屬衡州爲治所

將發引頓食雞醢

數盤

臙羹也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

晉阮籍任情不

偶而性至孝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歸決

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始至滅性何代無賢

癸亥夏徐知誥至金陵

西川昭武畱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

利州城堙已完頃在劔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

事見上年十一月

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奏西知祥召廷隱還成

都以肇代之 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至延鈞曰苟能

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

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元錫 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

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

藝舉兵圍交州

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

漢主劉龔遣承

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

敗死去年漢賊交州今復失之

王唐長興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吳越王錢春正月駕樞密使范

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鎮宋白曰通遠軍本靈州方渠鎮昔天禧四年改爲鳳州仍割木波馬

所掠請發兵擊之己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節度使康

福將步騎三千討党項 乙未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妻福慶長公

主卒歐史長興元年秋改封知祥妻孟知祥以唐主恩意優厚

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山成郡趣劍利路由綿州與節度副使趙季

良等謀欲發使白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

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

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唐唐書地理志壁州

實治靈州後列國紀卷二百七十七夫

諾水縣後漢之宜漢縣梁分宜漢置始南縣元魏分始南置諾水縣唐武德初分巴東之始南置壁州治諾水宋廢壁州以其地入

巴州之管口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山後諸州謂巴蓬果等州知祥謀

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

不願墳墓甥姪孟知祥之先墳墓在邢州龍岡縣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

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辛未唐初令國子監校定

九經雕印賣之印賣九經始此 唐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

七百人 唐賜高從誨爵勃海王 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

作之於金陵府舍 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孟

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

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語怒不許

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甲

辰閩王王延鈞復位

王延鈞避位受據見上年

吳越武肅王錢鏐疾謂將吏

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爲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

有功孰不愛戴

天成三年鏐以兩鎮校傳事見上卷

鏐乃悉出印綸投傳瓘

印吳越

印及鎮海鎮東印也鑰內

外城諸門及宮門契扁也曰將吏推爾立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

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

行喪內互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

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

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

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

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

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瓘皆更爲元以遺命去國儀

吳越建國

見二百七十二
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

荒者自生而不耕
絕者戶絕而無主

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完瑧善撫將士好儒學嘗擇能院

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

杞

富陽縣本漢富春縣晉避都太后諱改名富陽後世
遂因之九域志富陽縣屬杭州在州西南七十三里

及陸仁章

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眾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

門請誅之元瑧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

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

歸臨安以避賢路眾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

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瑧皆置不問由是將吏戰慄

初契

丹舍利前刺與楊隆蘇遜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

主更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

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唐主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
前刺契丹之驍將赫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
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
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唐主乃止檀沙
陀人也

楊檀後改名光遠

唐主竄欲授李贄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

為不可唐主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贄歸我吾老矣後世繼
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贄華為義成節度使
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贄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唐主嘉之雖
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

五代會要莊宗昭容夏氏封魏國夫人薛史曰

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明宗以夏氏奇是其同宗因命歸之今以妻贄華

贄華好飲

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

忍其殘奏離昏爲尼 乙丑虜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 東川節

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劔南

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

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謂之璋入境破白

楊林鎮白楊林鎮當在漢州界上執戍將武宏禮聲勢甚盛知祥疑之趙季良

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

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

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此孫臏三駟之說也自古以來以此取勝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

鳩周訪以之破杜曾而清襄河王茂章以之斬朱友直其策略皆不出此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

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眾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

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幸已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

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

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

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聞欲令公殺副使與

廷隱耳道季良爲節度副使故廷隱稱之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

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眾爲自全計李肇時璋

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爲璋所擒赤水在漢州東南璋遂克

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

彌牟鎮九域志成都府新都縣有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

鷄蹤橋許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眾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鳳橋璋軍大敗按金鳳橋在漢州雒縣南璋兵既敗知祥

追之夕宿雒縣堂金鳳橋卽雞蹤橋邪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

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

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

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璿守鷄蹤橋

孟知

詳置左右衝山大營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

皆爲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

內都指揮副使侯宏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

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軍都指揮使元

瓚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

依乎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

五侯津

五侯津在漢州西南

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環降西川兵入漢州府

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

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

白唐以來漢州治雒縣即祥入漢州不居州宅而宿雒縣故州

宅爲追兵所不可命李吳卓勝諭東川吏民及卓書勞問璋且居故宮都數廨舍也

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

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

尉全軍出征太尉古以主兵故呼將帥爲太尉今還者無一人何也璋涕泣不能

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

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

亂兵稠引士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

時南端尚遠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

敗始斬其使九域志新郫縣在成趙廷隱獻璋首己丑發元武舊唐書地理

都府北四十五里道將晉改曰元武九域志宋大中祥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五年改爲中江縣在梓州西九十里

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臣康福奏党項鈔盜者已伏誅餘皆降附 壬辰孟知祥有疾

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

眾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於板橋板橋在梓州東南仁罕不稱東

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

賞將士既能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

公再與蜀州亦行耳仁罕蓋先嘗領蜀州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吳草

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副後吳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

鎮梁太祖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莊宗領洛東觀德成德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

爲便耳公宜亟還府府謂成都西川帥府所在更與趙僕射議之趙僕射謂趙季良

己亥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唐主竄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

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

州及振武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 爾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
吳行梓州軍府事 吳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
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 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
還知祥謂李吳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吳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
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
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復以閬州

爲保甯軍

董璋取閬州廉保甯軍今孟知祥復以爲節鎮以賞趙廷隱

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

鎮之者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鬪勝者
爲東川吳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甯留後戊午趙季良
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
賞功臣不許董璋之攻知祥也唐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後列國紀十二

三

范延光言於唐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眾守險則取之益難
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命恩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
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
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眾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

新唐主曰知祥善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

離間蓋指安重誨也

遣供奉官李存瓌

此供奉官乃殿頭供奉官非禁中供奉官也

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

自貽族滅卿邛圍親賊皆保安全

言董光業族滅而孟知祥墳墓懼扶皆無也

所宜成

家世之美名守舊臣之大節存埃克甫之子知祥之物也

李克甫妻孟氏

見二百六十六卷

孟知祥開平二年 孟延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既爲六

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曰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

羅仙主徐彥林等亦勸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

鈞益自負始謀稱帝上表於唐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爲尚書令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初唐相鄭餘慶采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唐主豈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備者將以隆孝悌而敦風俗若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且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太常卿劉岳選文學通古之士共刪定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七終